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 第二十三回 閻楷思父歸故里 紹聞愚母比頑童

話說蔡湘到樓院，紹聞還不曾起來，蔡湘到樓門口，對王氏說道：「不知那裡來了一班戲子，將戲箱堆滿一書房。」王氏道：「誰叫他來的？」蔡湘道：「不知道。」王氏便向樓房內間去問紹聞；「怎的一個書房，就叫戲子占了，誰承當他的話？」紹聞從被裡伸出頭來，說道：「原是河北一個茅戲主，我去回拜他，他說他家裡有緊事，要問我賃房子。我也沒承許他，誰知道他就搬的來了。」王氏道：「越發成不的！你這幾年也不讀書，一發連書房成了戲房了。」紹聞道：「他暫住幾天就走哩。其實我也沒承當他。」話猶未完，只見雙慶兒慌張跑在樓下，拿了一個手本，說：

「班上人與奶奶、大相公磕頭哩。」九娃兒早已到樓院裡，說道：「俺奶奶哩？」王氏走到樓門口。九娃端相是個內主人，便爬在地下磕了頭，起來說：「乾爹還沒起來呢？俺班上都後門等著磕頭哩。」王氏回頭說道：「你起來罷，你弄的事，你去打發去。」紹聞起來，也摸頭不著，並也沒法子發放。九娃見紹聞起來，說道：「班上人候已久了。」雙慶道：「後門上擠了一攢子等著哩。」紹聞只得後門上。一個唱老生的說道：「班上人與老太太磕頭，再與戲主磕頭。」紹聞道：「家裡我說罷。」老生道：「這一番打攪處多，取東討西，未免驚動老太太，一定該見個禮兒。」紹聞道：「不需罷。」老生道：「既是戲主不肯，俺就與戲主磕頭罷。」說了一聲，一大片人，都跪下去磕頭，口中都一齊說道：「照看，照看。」紹聞一人，也攙不過來。唯有九娃站在紹聞身邊，笑嘻嘻的看著。眾人起來，一齊又進碧草軒去了。

紹聞回到樓下，九娃跟著也到樓下，就移座兒，說：「乾爹，你坐下罷。」王氏看著，也沒啥說。紹聞也沒處開口，少不得說道：「九娃，你坐下。」九娃道：「我不坐。奶奶，你有針線兒與我些，我的衫子撕了一道口子，得兩根綠線縫縫。」

奶奶，要不我拿來縫縫罷？」王氏道：「我與你針線，你自己縫。」九娃見光景不堪熱合，接過針線，說道：「等等送針來。」慢慢的下樓台，從後門走訖。王氏說紹聞道：「你就是認乾兒，也再等幾年。你看那孩子，比你小不上兩歲哩！」紹聞道：「誰認他來？他只管胡叫哩。」

這宗事，若再為詳說，未免與譚孝移面上有些不忍，就此住了罷。

看官若說，此時王中見了這個光景，定然抵死破命的依。

原來王中自前日有些感冒，此時已發熱，頭痛噁心，蒙頭蓋腦在屋裡睡著，所以不知。趙大兒知他丈夫性情，瞞的風也一絲兒不透。

不說王中害病。且說閻楷叫德喜兒請大相公說話。紹聞到了賬房，閻楷說道：「我後日要起身回家，把賬目銀錢交與相公。」紹聞一聽此言，心下想道：「是我乾的不是事，惹的門客見辭。」便紅了臉說道：「閻相公是為什麼走的這樣速？」閻楷道：「昨日鬆盛號李二爺捎來我的家書，家父書上寫的著實想我。我五年不曾回家，心裡委實過意不去。只為家道貧寒，在家中無以奉事老父，在外邊又惹老父牽掛。又為府上大爺待我太好，多年來感恩承情，謝也謝不盡。今年家父整六十了，我常在外邊，也算的一個人。況且先兄撇下一個舍姪，今年十一歲了，也該上學讀書。若再流落了，像我這個樣子，我也是個書香人家，先兄臨終時，再三痛哭囑托，我何以見先兄於地下？況且千里捎書，內中只說家父著實想我，卻又不是家父手筆，我又疑影別有緣故。」閻楷一面說著，早已雙淚俱下。紹聞道：「那得別有話說。」閻楷道：「家父有個胃脘疼痛之症，行常肯犯。我累年也搗回去幾次治胃脘的丸藥，我只疑影這個病。這是我昨晚一夜沒睡，將賬目都算明白，總一絲兒也不錯。櫃內現銀三百三十兩八錢五分，三大封是整哩，那小封進三十兩零銀。牀下錢，有八十串有餘。求相公逐一驗明。至於外欠，都有賬目。」

卻說紹聞起初聽說閻相公要回家，又說到父子天性之地，也未免有些慘然不樂。既而又說到現交手三百多銀子，八十千錢，想今日卻也順手便宜，省的再來賬房支討，有多少阻隔。

況且閻相公一去，我大了，我也無須再用賬房。便說道：「閻相公既為父子之情，我也不忍再留。至於銀錢，何用查驗。自從先父到今日，誰還不知道你的心腸哩。只是到家何日能來？」

閻楷道：「家父若是康健，不過五個月就回來。要之，家父就是康健，現今過了六十歲，在家就受些艱窘，我也不肯來，也就不敢來了。」紹聞道：「既是如此，你就打點行李。我還有些須薄敬，今晚就奉錢罷。」

說罷，紹聞回到樓下。對母親說：「閻相公要回家，今晚要擺席與他餞行。」王氏道：「你近日大了，什麼還由得我？你各人廚下吩咐去。適才你那乾兒要一口大鍋，一個小鍋，碗碟要二三十件。這還成個人家麼？叫戲娃子在院裡胡跑。你爹在日，你見過這規矩麼？」紹聞道：「與他不曾？」王氏道：「你如今是一家主子，沒見你的話哩，誰與他？」紹聞道：

「雙慶兒、德喜兒哩？照數與他，明日都是有賞錢的。」原來這些德喜兒、雙慶兒孩子家，早已鑽到碧草軒，弄鬼臉，戴鬍子，沒一個在手下。紹聞見沒人在跟前，說道：「那也是小事。只如今收拾個粗席面，饞饞閻相公才是。娘，你吩咐冰梅、趙大兒一聲。」王氏道：「你看冰梅這兩個月，白日裡還下得樓下不得樓？趙大兒他漢子病著了，他伺候茶水，顧的顧不的？我不管你的閒事。我越想越氣，難說一個好好人家，那裡來了一班戲子胡鬧。我一發成了戲娃子的奶奶！」

紹聞又羞又急，只得到前邊向閻楷說道：「你說，樓上大奶奶，如今要三十兩銀子，交與東街王舅爺蘇州捎首飾頭面。

說明年與孔宅行禮時使用。我說臨時本城中也辦的來，奶奶不依，一時就要。如今隆哥在樓下等著哩。」閻楷道：「我明日要走，王中又病著，我一發把銀子連鑰匙交與相公罷。只是隆相公現在這裡，請出來見一見，我不能往東街奉別去。」紹聞道：「他聽說你要走，也要來前邊看你。我怕誤了你打點行李，說你去大街辭別各鋪家去了。你如今要請他，顯得我說話話。」

你只把銀子交與我罷。」閻楷於是開了櫃門，將銀子交與紹聞。說道：「相公呀，不是我生意行裡人，開口說銀錢中用，只是相公年幼，休要妄費了。有時，看這東西不難；沒有時，便一文錢逼死英雄漢。相公要知道珍重。我只願相公這錢買書，供給先生。」紹聞點頭道：「閻相公說的真正是好話。」原來王中病了，雙慶、德喜兒只顧在戲房看申戲，閻相公只顧慌張著走，所以後邊碧草軒叫戲子占了，閻楷一字不知。因此還說那買書、請先生的話。

且說紹聞收了大小四封，先把三大封偷放在父親靈柩底下，鎖了廳門。拿了一小封，從前門出去，由衙口轉到後門進來。上的樓來，叫道：「娘，這是戲主送來一月房錢，是三十兩，算了娘的私囊罷。」王氏喜盈盈展開一看，說道：「這三封是房錢，這一小封是啥？」紹聞方想起來，這八錢的小封，忘了取去，便說道：「這算是折禮盒一架，娘都收了罷。他們吃糧飯、菜薪、越外還要與錢哩。」王氏笑道：「你到明日使用時，不許問我再要。要使我哩，須與我出利錢。」

王氏起初也極惱戲子占了書房，後來兒子拿了三十兩哄了，便喜歡起來。這是什麼緣故？看來許多舉人、進士做了官，往往因幾十兩銀子的賄，弄一個身敗名裂。從古說「利令智昏」，何況婦人？何況王氏本是一個不明白的婦人？

此是旁話。且說紹聞安插住母親，便依舊開了中廳的鎖，在父親靈柩下，取出那三百兩來，放在東套房裡鎖訖。來到賬房裡坐下，問道：「閻相公。連年束金，還欠多少？」閻楷道：「連年我的勞金，都支的過界了。」紹聞道：「如今盤費哩？」閻楷道：「我適才在梭布店借了二千錢，夠了。」紹聞道：「快與他送回去。我送二十兩，與尊翁老人家做件衣服。越外盤費三千。」閻楷道：「這個我斷不敢領。盤費錢我受下一千，把那錢就送回布店一半去。多了也累贅的慌。」紹聞道：「我是見相公的孝道，故助二十兩。難說你替老人家辭了不成？」閻楷不覺垂淚道：「多謝，多謝，大惠終身難忘。」此後，晚間紹聞餞酒贈贖，次早拜別起程的話，不必細述。

卻說紹聞次日送閻楷登程，回到後院。早已見九娃在樓門前等著，說道：「班上人等著，如何昨天一天沒到戲房去？」紹聞

道：「你隨我前院來，我問你話。」因開了客廳門，九娃說：「屋裡有靈，我怕的慌。」紹聞道：「有我哩，怕什麼？」又開了套房門，九娃隨著進去。紹聞扯開櫃門，把銀子填了一瓶口，說：「你各人買東西吃。」遲了一會，才出來，鎖了門。紹聞隨九娃上碧草軒來。只見廂房有幾個末、丑角兒，在那裡讀腳本。有一個生角兒，在軒上前簷下站著，掌班的敲著鼓兒上腔。這夏逢若不知何時已到，早在旁邊醉翁椅兒上，拍著手哼哼的幫腔。大家見了，一齊起來，垂手站在旁邊。逢若道：「譚戲主呀，看看正經蘇班子規矩如何？」紹聞道：

「好。」掌班近前商量了些糧飯、菜薪的話。又說：「天涼了，孩子們都穿的是夏衣。茅戲主又回去了，少爺替小的們料理。

等茅戲主來，小的們掙下錢，一一補上，再不虧損少爺。」紹聞未及回言，逢若便接口道：「休說袂衣，連冬衣也制得起。

孩子們鞋靴襪子，也是該換的。通在譚爺身上取齊。等你的戲主到了，我保管一一清還。」老生道：「爺們的恩典，小的們只是磕頭罷。」紹聞道：「夏哥，你就去與他們辦去，上一筆賬就是。」逢若道：「我如今不是當年有錢，到舖子裡人家就要掂我的分量。須是現銀子，又省價錢，又揀好的，茅兄來，也看的過，說我們兄弟辦事不差。」紹聞道：「我也沒有現銀子。」九娃道：「乾爹，那櫃門一大封足夠了。」逢若道：「九娃說有銀子，你如何說沒有呢？你去取去罷。我來說一宗戲。

柳樹巷田宅賀國學，要寫這戲，出銀十五兩。掌班的不敢當家，等你一句話兒。說停當了，後日去唱去。如今九月將盡，萬一天變起來，孩子們冷的慌，渾身打顫，成什麼樣子？」紹聞道：

「戲錢我不管。」逢若道：「衣裳鞋腳錢，你可管了罷？」

九娃道：「我跟乾爹去取去罷。」逢若笑道：「叫孩子磨兌住了，不怕你不取。」

紹聞只得起身，九娃跟著，到了客廳。依舊開了鎖，取了八十兩那一封出來。又從樓院經過，王氏正在樓門裡坐著。九娃說：「奶奶，把剪子遞與我使使。」王氏叫趙大兒與了。九娃跟著，依舊上碧草軒來。紹聞道：「這是八十兩，你去辦去。」

逢若道：「夠不夠回來清賬，好叫你們戲主奉還。」老生道：「自然的。小的跟著去。」逢若心中要扣除銀子，便說道：「你們跟著我，我實在囂的慌，我就辦不上來了。」老生道：「小的就不用去。只是綢子都要一樣一色，省的孩子們嫌好嫌歹，一樣兒就沒的說。」逢若又向紹聞道：「九娃這衣裳錢，是不叫茅兄還的，須是另樣的了。」紹聞道：「隨你罷。」九娃道：「我穿只要碎花兒。我不愛那大朵子花，大雲頭的。」逢若道：

「好孩子，我記著哩。」拿的銀子去了。

紹聞向戲子道：「你還教你的戲，休誤你的正經事。你坐下。我也看看。」老生道：「少爺在此，小的怎麼坐。」紹聞道：「不妨。」仍舊坐了上腔。九娃泡了一壺飛滾的茶送來。紹聞看了一會，自回家中吃飯去。

到了午後，九娃直進樓來，說：「夏爺辦的東西回來了，還跟著一個舖子裡小伙計，清賬取銀子哩。」王氏道：「是那裡銀子？」紹聞道：「是他各人班裡銀子。」紹聞跟著到碧草軒，只見七八個針工已在。逢若道：「梁相公，這就是買主，少不下你的銀子，緊著就跟着來了。」那人與紹聞作了一個揖，說道：「久仰。」紹聞道：「不敢。」把東西展開，連綢緞靴帽一齊清算，除了九娃二十一兩，算在紹聞身上，不登戲上賬簿，其餘除收五十九兩現銀外，還要九十兩零四錢八分。紹聞面有難色，道：「委實我沒了銀子。餘下九十多兩，上在貴號賬上，等茅兄回來，我管保齊完，一分不久。」那梁相公道：「一來舖子裡本錢小，目下要上蘇州。二來夏爺說是現銀，所以折本兒賣了。如今若說除了一半，我也難回復掌櫃的這句話。」九娃只推看緞子，走近夏鼎跟前，悄悄說道：「還有一整封哩。」夏逢若心內有了主意，正色說道：「譚賢弟，不要這樣說。這八九十兩也是現成的，不必推三阻四。不過茅兄來時，一秤子全完就是。那人也是個夠朋友的。若是有一釐短少，我就擋住他這一架箱。」老生道：「譚爺放心，小的也敢承許。」紹聞只得回去，把那一封也拿的來，當面兌了。老生把戲上賬簿寫上一筆：「九月二十九日，借到譚爺銀子一百四十兩四錢八分。」

梁相公包了銀子，說道：「托福，托福。」一揖而去。逢若道：

「家母適才叫小價尋我，想是家中有事。交完東西，我去罷。」也跟的去了。

你說那梁相公，何嘗是舖子裡人？原是逢若講明了九十幾兩銀子，買成舖子東西。為要扣除這四五十兩銀入私囊，街上尋了個一黨兒伙計，會說山西土話的人，俗話說是「咬碟子」，妝成小客商。兌了銀子，再找明舖家，贖回當頭。背地裡與那人七八兩，自己得四十多兩，各人自去花費去了。

這是蔑片幫閒恒徑，講他做甚。單說碧草軒一起針工，把書案排開，鋪上氈條，展開綢緞，霧了潤水，排開熨鬥，量了長短，動了剪刀，須臾裁成片子。黃昏點起幾碗燈來，一齊動手。紹聞看了更深天氣，九娃獨自送回。到了次日晚上，一齊縫成。及至往田宅唱戲時節，各個都是一色軟衣，惟有九娃別樣，一齊去了。

不說譚紹聞壞了乃翁門風，只可惜一個碧草軒，也有幸有不幸之分：

藥欄花砌盡芳蓀，俗客何曾敢望門；

西子只從蒙穢後，教人懶說芋蘿村。